



談錄》(陳遠卷)。

24.

走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路上,冰凌又是最榮幸而榮耀的那個人。

2001年9月,海外媒體代表冰凌在南京參加了第一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論壇至今已舉辦十屆,冰凌也連續十屆參會,並於2019年榮獲第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特別致敬。乾隆皇帝晚號“十全老人”,十全論壇老人冰凌又何嘗不可稱此?

2001年12月,著名旅美作家冰凌受邀參加了中國作協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作協的歷屆代表大會上,這是海外嘉賓第一次獲此殊榮。

當然,內心激動的冰凌更要為中美文化交流再出一把力,他總是會有新的想法,他永遠都有新的希望。

冰凌還要開設更多的中美文化講座,開展更多的中美合作協目,出版更多的中英文圖書,創辦更多的中外交流刊物。他還要走更多的路,邁出更多的腳步。蔣子龍曾有一句經典之語:冰凌是文學絲綢之路上的領航人。但我覺得,冰凌其實就是那只負重前行的駱駝,引領他的,是希望。

冰凌做了一輩子的文學創作和出版,他的理念早已超越了自我。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來一起推動中美文化的交流,他希望引領眾人一同在文學絲路上跋涉。在這個意義上,冰凌又真的是文學絲路上的領航人。

故此,近來冰凌又想創辦一個世界性的華文出版合作組織,把海內外的華文出版人聯合起來,共同促進華文出版事業的發展。冰凌籌劃此事久矣,成事也許就在明天。

你看,透迤的駝隊由遠及近;你聽,清脆的駝鈴叮噠作響。能否記起,早在唐代,詩人張籍的《涼州詞》,就有過一句描寫駝鈴的詩: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駝白練到安西。

只是,不管冰凌的駝隊走到哪里,駝鈴聲聲竟在何方,他都永遠只是一顆中國心。

著名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說,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個“美”字,表明他仍為美國公民:“因我之所謂大歷史觀,必須有國際性,我很希望以四海為家的精神,增進東方與西方的瞭解,解除成見。”

冰凌,雖然他同樣具有國際性,同樣以四海為家,同樣是力圖促進東方與西方的瞭解,解除成見,但他永遠都是一個中國的作家,平生一片心。冰凌僑居美國傳播中國文化,推動中美文化交流,只是因為,他熱愛這個世界。

冰凌也會遭人誤解,甚至引來莫名的攻擊。但是,冰凌從不抱怨。他的心是坦蕩的,他不求浮名,不計得失,只做實事。他說,他把那些冷言冷語、明槍暗箭當作是別人對他的在意、重視、參與和鼓勵。他實在沒時間去討論,沒精力去爭辯,沒錢去應對。

《詩經·黍離》里有這麼一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後面又是一句: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蒼天之下,猶見冰凌。

在演講中,冰凌說過,人要有一顆赤子之心,人要有一種悲壯的精神。

冰凌曾在康州為張海迪的長篇小說《絕頂》舉辦過一場新書發佈會,會上,冰凌帶領與會者朗誦了張海迪的詩篇:在遠憶中人的精神是不死的

它是風,是雨,是霧,是雪
還是樹上的嫩枝和金黃色的落葉

深葉在山林中
在廣闊的平原上
在墨藍的星空下
都有精神在飄流

也許人們在精神的流動中分辨不出我是誰
可我會走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相信有人會在偶爾間聽見我的敘說

我也是很多年前,偶爾間聽見了冰凌的敘說;我也是許多年來,一直在感應着冰凌的精神,並感動着自己。

我相信,還有很多人,冰凌並不相識,可是,他們也在偶爾間聽見過冰凌的敘說。

然而,又有誰,聽見過冰凌的無花果的敘說?

無花果樹在冰凌遙遠的故鄉,又該結出嫩綠嫩綠的果子了吧?只是,無花果似乎依然沒有花朵,花朵只綻開在冰凌的夢里,一個夢或許就是他的一生。



2000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紐約一碟鹽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美國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提名委員會提名中國作家王蒙先生參評諾貝爾文學獎。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總顧問林錫光先生(左三)、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冰凌先生(左二)接受美國中文電視著名節目主持人魏晶女士(左一)採訪。



2000年,冰凌應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回國訪問,到達北京國際機場,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副主任鈕保國先生(左)、中國作家協會編譯中心主任向前大姐(中)到機場迎接冰凌。



2020年,冰凌前往泉州參加文學活動,著名實業家、紐約商務出版社高級顧問許玉英女士(左)、著名旅菲作家、紐約商務出版社名譽社長林鼎安先生(右)歡迎冰凌的到來。



2010年,冰凌和人民日報原駐聯合國首席記者鄒德浩先生(右)在杭州採訪後乘船游西湖。



2007年,冰凌前往新疆採訪和組稿。中為紐約商務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羅克華女士。

25.

冰凌長篇人生小說的時間之頁又翻到了2016年春,這是冰凌留居美國的第二十二個春天了。

美國的中國作家之家搬家了,搬到了冰凌專門購置的一處新居,位於康州紐黑文小鎮的希思湖畔,離耶魯大學近在咫尺。夜晚,希思湖和耶魯的月色連成一片,清曠而朦朧。

中國作家之家的新房子是一座藍色的小木樓,藍色的樓衣比水藍,比天藍,比夢幻的顏色還要藍。冰凌天生喜歡藍色,文學之神繆斯也喜歡藍色,這座藍色的小木樓里,早先一定棲息過文學的高貴的靈魂。

小木樓的門前是一片濕綠的草坪和自由的叢林,天空掠過和煦的春風。屋後便是希思湖的岸,白煙裊裊,一座臨水的木台像一只停靠的木船,似乎隨時要駛向詩的遠方。

白雲下的湖面,清冽,靜謐,迷人,幽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在這裡,真的可以像陶淵明的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足為外人道也。

湖面上游弋着幾只似從雲間飄然而落的白天鵝,神聖,典雅,冷艷,高潔,風塵不染,曲頸向天,茫茫煙水,日夜無間,真若是希思湖的白衣仙女,靜候着中國作家回家。又似在問: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希思湖是一條狹長悠遠的湖灣,又像是一段綿延無盡的歲月。湖水變幻着撲朔迷離的色彩,晃動的光影投射到湖岸密布的叢林,投射到空中飛旋的江鷗,投射到春天漫捲的風絮,也投射到藍房子的七扇窗扉。

冰凌走出門外,站在水岸的木台上觀望湖景,行雲有影,落絮無聲,沉魚浮雁,煙帶遙岑,一波才動萬波隨,渚清沙白鳥飛回,不知不覺便穿越了漫漫歲月。

在一千多年前,五代詩人徐鉉曾登上高台賦詩:目極暫登台上望,心遙長向夢中歸。

冰凌也同樣是心向夢歸,他又想起了他的無花果。可是,水岸上茂密的林木里,怎么就沒

有一棵無花果樹呢?難道無花果已經被世間遺忘?他環顧四周,尋望自己幼年的無花果的影子。

忽然,冰凌覺得,自己的一生,風塵碌碌,可沒有美麗的花朵,就像是一棵無花果樹,慢慢地結果,卻不見花開花落。望着長長的湖灣,冰凌不免傷感。

李白有一句詩:“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冰凌多么想讓自己的無花果,也能如春花綻放。哪怕像一棵鐵樹,千年花開一回,有如傲日,醉臥春風。

張潮的《幽夢影》里有言:“凡花色之嬌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層者,多不結果。”然而,這才是無花果呢。相反,無花果也有香氣,也結果子,可是,卻為什麼不能綻開花朵?

冰凌希望這個世界開遍鮮花,天地飄香,他也希望每一朵鮮花下面都能結下果子,每一個果子里面都有花朵的故事。不過,如果花朵是虛浮的幻影,他寧可不要花朵;即使果子是生活的苦澀,他也寧可吃下苦果。

在他插隊時的土屋門前,為什麼種有一棵無花果樹?在他最早的文學幻想里,為什麼會有一篇無花果的小說?為什麼無花果在他看不見的地方相伴他的一生?為什麼無花果總是隱隱出現在他的夢里?也許,當冰凌初見無花果樹時,就已經注定了他一生的宿命。

冰凌相信宿命。哪怕他的無花果永遠也不開花,只要他的無花果永遠都能結出生命的果子。冰凌更加相信希望。

然而,無花果真的是不開花嗎?

其實,無花果並不是沒有花朵,它是一種隱花植物,把花朵包裹在果子里。無花果本來有着花間最神奇的花朵,卻只是默默地藏心,真正是心靈的花朵。

無花果是聚花果,果子里面有形成絲狀物的花蕊和授粉的小籽,小小的花托就將那些花蕊包裹起來,卻又露出一點粉紅色的雄蕊,引來雌蕊沿着花托的四壁生長。

誰說冰凌的無花果沒有花朵?冰凌的無花果,花開朵朵,花果豐碩。原來,果實就是它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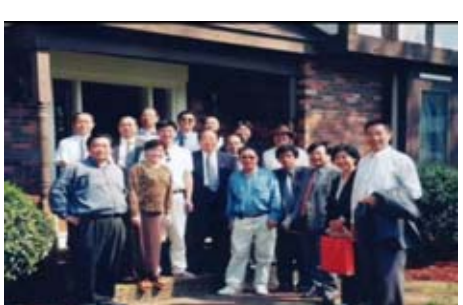
冰凌一生,實現了那么多的美麗夢想,迎來了那么多的輝煌時刻,有多少果實,就有多少花朵。果實在哪里,花朵就在哪里。冰凌在果實的綠蔭下,也在花朵的風吟中。



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聘請美國《伊利華報》社長浦瑛女士為兼職教授。右起:杭州商學院新聞系主任陳國利教授、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院長韓永學教授、浦瑛社長、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冰凌先生。



2005年,冰凌陪同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夏春平先生(右一)、中國新聞社美國分社陳建社社長(左二)拜訪新聞界前輩趙浩生教授(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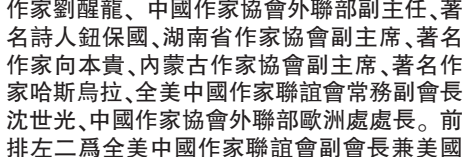
2000年,應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的邀請,以中國作家協會原黨組副書記、著名作家瑪拉沁夫(前排右六)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前來康州作“中美文學交流之旅”,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門前合影。前排右起: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田中禾、甘肅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姜安、《民族文學》雜誌社常務副主編米吉提·艾克拜爾、《文藝報》副總編輯、著名文學評論家賀紹俊、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黃堯,後排右起: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田中禾、中國駐紐約文化領事徐景山、路錫敏、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劉醒龍、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副主任、著名詩人鈕保國、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向本貴、內蒙古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哈斯烏拉、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沈世光、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歐洲處處長。前排左二為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副會長兼美國

方鳴,編審、散文大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12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此前曾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日報社任職24年。出版有個人專著《裁書刀》(曾是洛陽天下客),新近由故宮出版社出版《庚子讀畫記》和《秋之所望》,即將出版《今夕何夕》。

作者自述
幼承家學,傳繼文脈;文學少年,哲學青年;今以文字為生涯,惟以心靈為歸依。

清水浮萍,不媚時人;風雨屏門,靜讀春秋;數點寒香本無迹,天閑萬馬是吾師。

社長:冰凌
總編輯:欣聞
副總編輯:白玥 程挺松
本期責編:程挺松 白玥



“中國作家之家”主任凌文璧,前排左一為冰凌。



2013年,在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大會上,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白岩松先生現場採訪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冰凌先生。



2019年,冰凌因為全程參加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大會而榮獲第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特別致敬。

26.

天下雨了,浙浙瀝瀝。冰凌回轉過身,邁下木台,走到藍色小樓的門前,又久久地站在斜風細雨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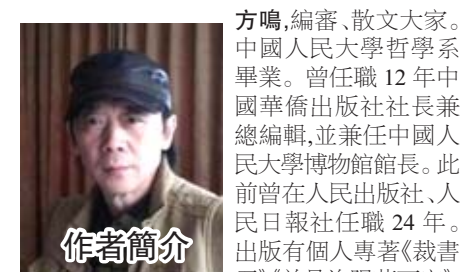
倘若如冰凌所說,木台是他的心靈的渡口,那麼,這座藍色小樓,便是他的心靈的居所。他想着,一定要在門前,種上一棵無花果樹,他便有了年輕的時光和新春的希望。

在藍色小樓前,冰凌會和無花果樹一起守望,期待着家人的歸信,等待着中國作家代表團回家相聚。那或許會是在一個最美的夏之時節,青青的無花果掛滿綠枝。

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當來自中國的文學游子們終於回家,圍坐在小樓的書房,冰凌便會打開窗扉,讓暖陽的芬芳灑落滿堂,然後,沏上一壺龍井茶,再捧出一盤無花果。

無花果還是冰凌
年幼時的滋味,
無花果還是冰凌
睡夢中的滋味,
軟綿酸甜,
清爽甘冽,
卻更加飽滿,
汁液欲滴
……

那是他的一生之果,
也是他的一生之花。
2022.1.31 辛醜除夕



作者簡介